99110629

聖學格物通卷之六十一

學校四 禮樂政教附

○宋太祖建隆元年正月視學詔增葺祠宇塑繪先聖先賢像自爲贊書於孔顔座端令文臣分撰餘贊屢臨幸焉嘗謂侍臣曰朕欲盡令武臣讀書知爲治之道於是臣庶始貴文學

臣若水通曰聖賢之學本乎心故千萬世之上千萬世之下同此心同此理也五代之亂人心若死天理或幾乎滅矣宋祖爲之視學令武臣讀書一時猶爲之興起貴文學人心天理不可泯也况本之以道德躬行其感化

又當何如也他日濂洛關閩道學大盛其亦
宋祖之所培養歟

○宋仁宗慶曆四年三月詔天下州縣立學行科
舉新法時范仲淹意欲復古勸學數言興學校
本行實詔近臣議於是宋祁等奏教不本於學
校士不察於鄉里則不能覈名實有司束以聲
病學者專於記誦則不足盡人材參考衆說擇
其便於今者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於學校
然後州縣察其履行則學者修飭矣先策論則
文詞者留心於治亂矣簡程式則閎博者得以
馳騁矣問大義則執經者不專於記誦矣帝從

之乃詔天下州縣皆立學本道使者選部屬官爲教授員不足取於鄉里宿學有道業者士須在學三百日乃聽預秋試舊嘗充試者百日而止試於州者令相保任有匿服犯行虧行冒名等禁三塲先策次論次詩賦通考爲去取而罷帖經墨義士通經術願對大義者試十道

臣若水通曰先王之制庠序學校教之地也敬敷在寬教之則也賓興三物教之成也仲淹興學校本行實其庶幾先王之遺意矣宋祁察於鄉里學行脩飭尚爲不遠至於文辭馳騁之說興則與先王之法背矣淪胥以至

於末世德業分而道藝離則所養者果其所用耶所用者果其所養耶仰惟我

祖宗立教人科舉之法欲今之學者讀聖賢之書存聖賢之心蘊之爲德行發之爲言辭乃德業合一之道也使有司即其言辭知其德行乃取士合一之法也其所養即所用所用即所養而先王舉選之法暗寓於其間矣臣愚守南京國子監之教曾有二業合一之訓以導諸生盖以上體

祖宗之法而闡明之也伏望

聖明盛德大業與日俱新又以主張斯文爲任則

天下士子知所向風而先王德行道藝之教
復見於今矣萬世幸甚
○宋仁宗慶曆四年夏四月作太學五月帝謁孔子判國子監王拱辰田況王洙余靖等言漢太學二百四十房千八百室生徒三萬人唐學舍亦千二百間今取材養士之法盛矣而國子監纔二百楹制度狹小不足以容詔以錫慶院爲太學置內舍生二百人講殿既備帝謁孔子故事止肅揖帝特再拜賜直講孫復五品服初海陵人胡瑗爲湖州教授訓人有法科條纖悉備具以身率先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

之禮視諸生如其子弟諸生亦信愛如其父兄
從之游者常數百人時方尚詞賦湖學獨立經
義治事齋以敦實學及興太學詔下湖州取其
法著爲令式

臣若水通曰養士莫善於太學蓋太學列任
京師四方之所仰望而居業者師儒貴得其
人科條貴得其道仁宗隆道尊師廣其學舍
取胡瑗教法而著之誠可謂知先務者矣然
徒知取立經義治事齋之法而未知孔門四
科同志於仁故以德行爲本而言語文學政事
乃其因質成就者爾科條於此似爲未精也

是故堯舜三代之學出於一爲人君者盍知務焉

○宋哲宗元祐元年五月命程頤等脩定學制頤大槩以爲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置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鐫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敎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如是者亦數十條

臣若水通曰學校教養之道貴純乎一一者道也程頤所學制大義數十純乎精金如

易考試以埜　必置尊賢以延道德鐫鮮額以去利誘必条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敎立觀光以來遊學無非約之於道揆也此法一行則敎化洽先王德行道藝之風可復矣惜乎醜正者衆而黨人之禍起遂使程顥之志徒托諸空言爾

○宋高宗紹興十三年十二月上謂宰執曰人才須素養太宗置三館養天下之士至仁廟人才輩出爲用今日若不興學校將來安得人才用邪

臣若水通曰養才將以致用也養與用出乎

一則賢才出而天下治矣故夫養則大用小
養則小用頤所以養之者何如爾故有道德
之師以養其敬有揖讓進退以養其身體有
歌詠采色以養其耳目有禮樂以養其性情
有講習以養其業有道義以養其心志則才
德成而賢俊不可勝用矣高宗復太宗三館
之制不可謂無志者惜乎知養之效而不
知養之之方也
○宋理宗淳祐元年春正月詔加周敦頤張載程
顥程頤封爵與朱熹竝從祀孔子廟庭黜王安
石從祀詔曰孔子之道自孟軻後不得其傳至

我朝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真見實踐深探聖
域千載絶學始有指歸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
思明辨表裏混融使大學論語孟子中庸之書
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朕每觀五
臣論著啓沃良多今視學有日其令學官列諸
從祀以示崇奬之意尋以王安石謂天命不足
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爲萬世罪人豈宜
從祀孔子其黜之越三日加封敦頤汝南伯載
郿伯顥河南伯頤伊陽伯
臣若水通曰祀者先王所以崇德而報功也
五臣論著有繼往開來之功從祀孔子廟庭

宜也若夫安居者萬世罪人而配祀焉是以
德報報惡功報報罪也天翻地覆亘古一見
者矣數十年人不知有人心至是一陟一黜
而人心始不死矣

○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閏月初置國子監以耶
律有尚爲祭酒初太宗設總教國子之官逮至
元初乃以許衡爲祭酒而侍臣子弟就學者纔
十餘人衡既去教益廢而學舍未建師生寓居
民舍國子司業耶律有尚屢以爲言始立國子
監設監官增廣弟子員遂以有尚爲祭酒

臣若水通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可

行也元自有許衡而孔子之道益尊非所謂
可行者邪及衡爲祭酒弟子稍進有尚繼之
立監設官增士而斯文一新非忠信篤敬華
夷一心者哉夫以胡元之主猶能興起於一
時矧
昭代一洗元習大復三代之人心人才之盛固有
超越前世者矣八
○元武宗至大四年仁宗立增國子生爲三百人
初帝命李孟領國子學諭之曰國學人材所自
出卿宜課諸生勉其德業至是又諭省臣曰昔
世祖注意國學如不忽木等皆蒙古人而教以

成材朕今親定國子生爲三百人仍增陪堂生
二十人通一經者以次補伴讀著爲式既而孟
等言方今進用儒者而老成日以凋謝四方儒
士有成材者請擢任國學翰林秘書太常或儒
學提舉等職俾學者有所激勸帝從之詔自今
勿限資級果材而賢雖白身亦任用之

臣若水通曰元仁宗之于國學其亦知所用
心矣勉之德業庶乎養以道藝擢自白身庶
乎立賢無方而廣其員名庶乎旁招俊彥矣
至於定爲三百猶未免失之不廣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群彥髦而居之擇師儒而教之人才

輩出援自草茅者屢屢是時野無遺賢官無滯才蓋有以比隆三代而陋胡元不足言矣

列聖相承亦惟率遵是道無拘拘於資級之間則真才出而治益隆矣

○賈誼新書曰先王爲天下設敎因人所有以之爲訓道人之情以之爲真

臣若水通曰先王之敎因人之所有而覺之非以人之所無而强之也如導水者因水之性而利導之激則濫矣下者水之性也善者人之情也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是乃人之真心也全其真純道其惻隱羞惡

辭讓是非之情之性故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教道立矣教道立而善人多善人多而天下治矣

○劉向說苑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夫功成制禮治定作樂禮樂者行化之大者也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是故聖王脩禮文設庠序陳鍾鼓天子辟雍諸侯泮宮所以行德化詩云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臣若水通曰禮樂者化民之具庠序者化民之所也以化民之所而化民不可也以化民

之具而化民亦不可也其必有所以爲之本
者矣是以古者天子諸侯皆象地形而爲之
蓋以身所有者推之制作以顯設於天下
無所待於外也德化之行天下之心固有得
乎吾心之同然者爾使不知此而惟求之度
數聲音之間固已遺其本矣豈先王建學之
意哉嗚呼治之隆替皆本諸此惟
聖明留意焉
○班固白虎通曰天子立辟雍何所以行禮樂宣
教化也
臣若水通曰天子之學其澤如璧故謂之辟

雍禮者見於升降揖讓節文度數之間而其本則序而已矣樂者形於鍾鼓管籥歌詠節奏之間其本則和而已矣和序者教化之本也故能宣教化是故和序體於身而後禮樂備禮樂行於學而後教化宣天地位萬物育致中和之功用廣矣大矣

○班固曰王者所以盛禮樂何節文之喜怒樂以象天禮以法地人無不含天地之氣有五常之性者故樂所以蕩滌反其邪惡也禮所以防淫佚節其侈靡也

臣若水通曰本之喜怒而節文之禮樂之本

也本於五常之性也故能節人之喜怒而邪修不生樂主氣故象天禮主質故法地夫有有形之禮有無形之禮有有聲之樂有無聲之樂無形之禮嚴而泰及其至也位天地無聲之樂和而節及其至也育萬物位天地禮孰大焉萬物育樂孰大焉是故知禮樂之非二矣是故知天地萬物之一體矣

○班固曰王者設三教者何所以承衰救弊欲反正道也

臣若水通曰三教者何也忠敬文也何以並施也夫道中正而已矣三者因時而施所以

致於中正之道也是故文而無忠其失薄敬
而無文其失陋忠而無敬其失野三教並施
弊斯已矣故曰敎者所以追補敗政靡弊也
○韓愈曰國子監應三館學士等准六典國子館
學生三百人皆取文武三品已上及國公子孫
從三品已上曾孫補充太學館學生五百人皆
取五品已上及郡縣公子孫從三品已上曾孫
補充四門館學生五百人皆取七品已上及侯
伯子男子補充右國家典章崇重庠序近日趨
競未復本源至使公卿子孫耻遊太學工商凡
冗或處上庠今聖學大明儒風復振恐須革正

以贊鴻猷今請國子館並依六典其太學館量
許取常叅官八品已上子弟充四門館亦量許
取無資廕有才業人充如有資廕不補學生應
舉者請禮部不在收試限其新補人有冐廕者
請牒送法司科罪緣今年舉期已近伏請去上
都五百里內特許非時收補其五百里外且任
鄉貢至來年春一時收補其廚糧度支先給二
百七十四人今請準新補人數量加支給謹具
如前伏聽處分

臣若水通曰唐初制國子監應有三館一曰
國子館二曰太學館三曰四門館各以資廕

○洪武十三年六月
勑諭國子監生曰仲尼之道上師天子下教臣民
自漢及今未有逾斯道而能久朕統一寰宇君
主斯民切惟學校國之首務乃今年春命工曹
構廟學越五月而成於是博選師儒教訓生徒
期在育君子以履仲尼之道以弼我後嗣以安
天下蒼生苟教之不以其道學之不盡其心則
恐養非君子用非賢人徒勞民供無益國家爾
諸學者當謙柔恭謹存禮義之勇去血氣之剛
持守仲尼四勿之訓積日經句以踰歲月不變
其所學則賢人君子矣由是出爲國用致君於

堯舜躋民於雍熙顯揚其親永世不磨豈不偉
哉宜體朕意立乃志務乃學正爾儀慎爾言務
勉進脩無間晝夜講於友必正道以相輔問於
師必致恭而聽受有乖此禮者監丞糾之勿忽
臣若水通曰伏覩
聖祖之諭拳拳在於學校教之以其道成賢才以
適用也一則曰履仲尼之道二則曰持守仲
尼四勿之訓其可謂知要矣夫學校之道莫
過於仲尼而仲尼之道惟在乎四勿夫四勿
者聖人之心學也蓋視聽言動事也勿之者
心也夫聖人之學惟在於性情正其性情者

置五人皇朝始合于太學文省至三人員位彌簡其官尤難非儒之通者不列也四門學之制掌國之上士中士下士凡三等侯伯子男凡四等其子孫之爲胄子者及庶士庶人之子爲俊士者使執其業而居其次就師儒之官而考正焉助教之職佐博士以掌鼓篋榎楚之政令分其人而教育之其有通經力學者必于歲之杪升於禮部聽簡試焉課生徒之進退必酌于中道非博雅莊敬之流固不得臨於是

臣若水通曰虞夏商周四代之學所以養士也周人之四郊魏之四門隋隸於國子唐合

於太學雖或制因時異然慎選以充而爲養
士者則一而已然造之者有其地而師之者
有其人固虞夏商周之遺意也然考其養士
之功而終有愧於古者何哉蓋地有所造而
儀文或狃於習師有所啓而大原或未之先
此所以道德之風日薄而功利之習日熾也
其可望士之成哉嗚呼古之爲學也將以養
才今之爲學也將以壞才其所以養之之本
異矣雖然人君者士之表也朝廷者學校之
則也正心者養士之本也誠能躬以率之而
本無不端由是而擇師焉則師道立矣由師

以作士焉則善人多矣朝廷有不正而天下有不治哉孟子曰君正莫不正臣敢獻以爲

聖明養士之本焉

○韓愈潮州請置鄉校牒曰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不如以德禮爲先而輔以政刑也夫欲用德禮未有不由學校師弟子者此州學廢日久進士明經百十年間不聞有業成貢於王庭試於有司者人吏目不識鄉飲酒之禮耳未嘗聞鹿鳴之歌忠孝之行不勸亦縣之耻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此州戶萬有餘豈無庶幾者乎刺史縣令不躬爲之師里閭

後生無所從學爾趙德秀才沉雅專靜頗通經
有文章能知先王之道論說且排異端而宗孔
氏可以爲師矣請攝海陽縣尉爲衙推官專勾
當州學以督生徒興愷悌之風刺史出己俸百
千以爲舉本收其贏餘以給學生厨饌
臣若水通曰學校者教化之本也是故先王
務焉韓愈守潮舉趙德以爲州學師出俸收
息以爲學徒饌其亦本德禮以教學校者矣
夫德者何吾心之天理若忠孝之類是也夫
禮者何天理之儀文若鄉飲鹿鳴之類是也
唐制取士於學也非不舉鄉飲酒禮工歌鹿

嗚以示禮也亦非不勸以忠孝之行以崇德也特進士以雜文明經以括帖而不知德禮爲身心之實學士無心德之學學無給養之資故也意韓愈以一州刺史爾尚以德禮教人而使之知爲學之本以廚饌養人而使之得爲學之資況居君師之位而爲教化之主可不加之意哉

○宋儒周敦頤通書曰古者聖王制禮樂脩教化三綱正九疇叙百姓太和萬物咸若

臣若水通曰三綱者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九疇者一五行二五事三八政四五

紀五皇極六三德七稽疑八庶徵九福極也
禮樂教化所以立人道而理民物之具也故
聖人之治天下禮以理之樂以和之教以道
之化以變之此三綱以正九疇以敘而人道
立矣和氣薰蒸由是盡人之性而百姓有時
雍之化盡物之性而品彙有遂生之休矣禮
樂教化之功用至於如此後世不此之務而
乃一任刑法以爲把持之計是以法日以密
而詐日以滋無怪乎治不古若也歟
○程顥劄子有云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
宋興百餘年而教化未大醇人情未盡美士人

徼讓退之節鄉閭無廉恥之行刑雖繁而姦不止官雖冗而材不足者此蓋學校之不脩師儒之不尊無以風勸養勵之使然爾

臣若水通曰賢才者治化之所由出也故曰爲政在人然賢才之成必得師儒有以風化之爾故賢才固爲政之本而學校又賢才之本也程顥此疏具在遺書真王道之要務也惟

聖明取而覽之而見之躬行則不歲月而風動矣其念之哉

○程顥曰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擇其才

可教者聚之不肖者復之田畝蓋士農不易業旣入學則不治農然後士農判在學之養若士大夫之子則不慮無養雖庶人之子旣入學則亦必有養古之士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方仕中間自有二十五年學又無利可趨則所志可知須去趨善便自此成德後之人自童稚間已有汲汲趨利之意何由得向善故古人必使四十而仕然後志定只營衣食卻無害惟利祿之誘最害人

臣若水通曰先王之禮所以定分也分定而志定志立而義明所謂君子喻於義也若夫

分不定則志不立志不立則知惟利之是趨所謂小人喻於利也是故士農工商各有定業壯仕老休各有定禮禮分不明則童而趨利仕老而不知止禮義廉耻之不興者豈人之性然哉凡以教之不行也

○程頤曰善言治者必以成就人才爲急務人才不足雖有良法無與行之矣欲成就人才者不患其稟質之不美患夫師學之不明也師學不明雖有美質無由成之矣

臣若水通曰古者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蓋以師道委樂正使成

就人才爲國家利器也後世不求明師故無
善學徒具虛器爾雖然在天子亦必有師焉
故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臣以爲今日
聖明亦宜法古以隆師而必惟其人可也
○張栻曰三代之學至周而大備自天子之國都
以及於鄉黨莫不有學使之朝夕優游於絃誦
詠歌之中而服習乎進退揖遜之節則又申之
以孝弟之義爲之冠昏喪祭之法春秋釋菜與
夫鄉飲酒養老之禮固其耳目手足肌膚之會
筋骸之束無不由於學在上則司徒總其事樂
正崇其教下而鄉黨亦莫不有師其教養之也

畜故其成材也易士生斯時藏修遊息於其間誦言而知味玩其文而會其理德業之進日引月長自宜然也於是自鄉論其行而升之司徒司徒又論之而升之國庠大樂正則察其成以告于王定其論而官之其官之也因其才之大小蓋有一居其官至于終身不易者士脩其身而已非有求於君也身脩而君舉之爾夫然故禮義興行人材衆多風俗醇厚至於班白者不負戴於道路而王道成矣

臣若水通曰於此見張栻之學識其大者自國都以至鄉學備矣首之以絃誦詠歌合乎

帝舜命夔之意矣世之不知以爲緩者不亦
異乎習之以揖讓釋菜冠昏喪祭養老之禮
使耳目手足筋骸皆有所養則禮足以立而
德業成矣自鄉論升之司徒升之國庠告于
王而官之禮義興風俗厚而王道成矣先王
教人用人之法盡之矣伏惟
聖明本於躬行之餘舉而脩之三代之治不難致
也

○張栻作嶽麓書院記其畧曰劉侯之爲是舉也
豈將使子群居族譚但爲决科利祿計乎抑豈
使子習爲言語文詞之工而已乎蓋欲成就人

才以傳斯道而濟斯民也惟民之生厥有常性
而不能以自達故有賴於聖賢者出而開之是
以二帝三王之政莫不以教學爲先務

臣若水通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人倫
者道也學所以爲傳道計也記曰率性之謂
道道也者性也學之以率性明道以達之民
民之恒性復而克綏厥猷治之極也嗚呼斯
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今之民之道
之性猶古也今之爲師者之道之性猶古也
夫何後世倚席不講相視怠散固無足道其
臨雍拜老亦豈尊師重傳之實乎伏惟

皇上鑒之

〇元儒許衡曰先王設學校養育人材以濟天下之用及其弊也科目之法愈嚴密而士之進於此者愈巧以至編摩字樣期於必中上之人不以人材待天下之士下之人應此者亦豈仁人君子之用心也哉雖得之何益於用上下相待其弊如此欲使生靈蒙其福可得乎先王設學校後世亦設學校但不知先王何爲而設也上所以教人人所以爲學皆本於天理民彞無他教也無異學也

臣若水通曰王通云周之士也貴非獨士能

自貴之也蓋以君臣之間相須之殷而相遇以禮也是故成周之盛追隆古而上之矣後世日趨於弊而世道日降由上之待士士之應上皆以僞而不以實欲救其弊在教之二業合一之道而已所謂合一者令學者於讀書作文之時主一而無適如孔子所謂執事敬程顥所謂作字時甚敬即此是學此德業舉業合一之說也如是則德行道藝兼之矣後之爲君相者其念之哉

聖學格物通卷之六十一　終

學校五 禮樂政教附

○國朝戊戌年十二月辟儒士范祖幹葉儀既至祖幹持大學以進上命祖幹剖析其義幹以爲帝王之道自脩身齊家以至於治國平天下必上下四旁均齊方正使萬物各得其所而後可以言治上曰聖人之道所以爲萬世法吾自起兵以來號令賞罰一有不平何以衆服夫武定禍亂文致太平類此道也甚加禮貌

臣若水通曰大學一書帝王脩治之道備矣

然逆推平天下治國齊家脩身正心誠意之功其要必自格物始順循意誠心正身脩家齊國治天下平之效其本亦由格物始是格物者大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而意心身天下國家之功效皆在此矣程頤曰格者至也物者理也至其理乃格物也知行並進也苟能立志體認於心以至其天理則知以至意以誠心體以正形於身而身脩形於家而家齊形於國而國治形於天下而天下平家國天下無處而非天理之寓則無處而非體認之功皆格物也功至而理融則致中致和

有以位天地育萬物而上下四旁均齊方正

矣我

皇祖體認大學於心而有默契之妙是以受命以定禍亂者此也興道以致太平者此也至於出入起居號令賞罰無不一於此也而開國之初乃以崇儒爲急務故祖幹葉儀華皤然而出及大學之進遂深喜而嘉納焉且諭以道之所在而能行之又不徒向慕而已此所以能用夏變夷復中國帝王之土宇紹中國帝王之綱常有功於也大矣

聖明體

皇祖之心而擴夫大學之道則宗社有無疆之休
也
○國朝甲辰五月
太祖朝罷退御白虎殿閱漢書侍臣宋濂孔克仁
等在側
上顧謂濂等曰漢之治道不能純乎三代者其故
何也克仁對曰王霸之道雜故也
上曰高祖創業之君遭秦滅學之後干戈戰爭之
餘斯民憔悴甫就蘇息禮樂之事固所未講獨
念孝文爲漢令主正當制禮作樂以復三代之
舊乃逡巡未遑遂使漢家之業終於如是夫賢

如漢文而猶不爲將誰爲之帝王制作貴於及
時三代之王盖有其時而能爲之若漢文有其
時而不爲也可不惜哉

臣若水通曰治定功成而禮樂興此其時也
漢文有其時而不爲誠如
聖諭雖然正使爲之亦不能依稀三代之盛也何
也無中和之德以爲之本也
聖祖又以漢祖創業而未暇何天下甫定即命牛
諒制禮陶凱作樂邪是又漢祖之所不及也
傳曰禮樂積德百年而後興今百六十年來
此又制禮作樂之大時也夫禮樂者教化之

聖子神孫一道相守養其中和之德而求所以爲
制作禮樂之本皆時不可失也
○呉元年七月乙亥
上御戟門召學士朱升及范權領樂舞生入見設
雅樂閲視之
上親擊石磬命升辨識五音升不能審以宮音爲
徵音
上曰升每言能審音至辨石音何乃以宮作徵邪
起居注熊鼎對曰八音之中石最難和故書曰
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上曰石聲固難和然樂以人聲爲主人聲和則八
音諧和矣因命樂生歌一曲
上復笑曰古者作樂以和民聲格神人而與天地
同其和近世儒者鮮知音律不知學欲樂和顧
不難耶昂復對曰樂音不在外求實在人君一
心君心和則天地之氣亦和天地之氣和則樂
亦無不和矣
上深然之
臣若水通曰記有之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
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
鍾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

兆疾徐樂之文也知其情者能作識其文者
能述情也者心之和也人能體認於心以至
其天理則心和順矣心和則氣和氣和則聲
和而諧之六律宣之八音由是格神人馴鳥
獸釐百工以熙庶績與天地大和大順之氣
相爲流通矣

皇祖深知其然乃能辨夫石音探其樂本以諭臣
下不惟識其文又能識其情此所以能述之
於唐虞擊拊之餘而作之於夷狄廢壞之際
也然出禮樂者君也輔禮樂者臣也熊鼎之
對似矣朱范二子其不汗顔邪

太祖皇帝詔畧曰朕惟爲治之道必本於禮考諸祀典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號歷代有加朕思之則不然夫嶽鎮海瀆皆高山廣水自天地開闢以至于今英靈之會皆受命

上帝幽微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瀆禮不經莫此爲甚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命依古定制凡嶽鎮海瀆並去其前代所封之號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

臣若水通曰書云黄帝乃命重黎絶地天通

罔有降格此正名以正人心教化之本也我
太祖革前代所封山川之號其同符於此乎夫禮
不可瀆也瀆則非禮矣山川嶽瀆加以名號
是人其神矣神人幽明不辨而名分不正矣
名分不正則妖誕之說興而人心之所以不
正也其何能國乎故我
太祖於千百年之後慨然一洗瀆禮以復古制神
人明矣名分正矣立禮教以正人心其功豈
小補之哉
○洪武二年十月
諭中書省臣曰學校之教至元其弊極矣使先

王衣冠禮樂之教混爲夷狄上下之間波頽風靡故學校之教名存實亡況兵變以來人習於戰鬬惟知干戈莫識俎豆朕甞謂治國之要教化爲先教化之道學校爲本京師雖有太學而天下學校未興宜令郡縣皆立學禮延師儒教授生徒以講論聖道使人日漸月化以復先王之舊以革汚染之習此最急務當速行之

臣若水通曰伏觀

皇祖諭中書省臣以立學撥亂反治用夏變夷之先務矣夫學校盛於三代衰於漢唐宋大壞於胡元

聖諭所謂先王衣冠禮樂之教混爲夷狄夫所謂
壞者道之壞也及立學中外延師授徒又拳
拳以講聖道以復先王之舊爲言其所以教
人者豈落第二義哉篤其實而藝者書之此
皇祖立科舉之法使之讀聖之書蘊聖之德行發
聖之言因言以觀其蘊因蘊以授之官此其
良法美意也柰何士習既久冒櫝還珠馳騖
於文藝而遺棄其本實遂使德　業舉業判爲
二途而先王德行道藝之教幾乎熄矣易窮
則變變則通惟聖人爲能通其變必上　之
所以教下之所以學內外心事合一以舉業

爲德業之發以德業爲舉業之本易其志而
不易其業合本末兼體用一以貫之斯賢也
斯能也斯俊傑也用之於國則國治用之於
天下則天下平然後學校之教名實相須而
聖人之道明先王之舊復矣

○洪武四年
上觀大學衍義至鼂錯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
之而不傷真德秀釋之曰人君不窮兵黷武則
能生之而不傷顧謂侍臣曰鼂錯之言其所該
者廣真氏之言其所見者切古人云兵者凶器
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朕每臨行陣觀兩軍交戰

出沒於鋒鏑之下呼吸之間創殘以之心甚不忍嘗思爲君恤民所重者兵與刑爾濫刑者陷人於無辜黷兵者驅人於死地有國所當深戒也

臣若水通曰先儒程顥云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臣謂認得一體則痛癢相關而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矣是故聖人至仁足以育萬民大義足以正萬民而陽舒陰慘好惡皆一體矣

皇祖觀大學衍義　感於二人之論而言臨陣不忍傷殘以濫　刑黷兵爲戒其惻隱之心乎至

於除殘去暴以安生靈則文仁義並行無
一體之意矣
聖明念而體之豈不大得民心以承天命乎
○洪武四年六月吏部尚書詹同禮部尚書陶凱
製宴享九奏樂章成其曲一曰本太初二曰仰
大明三曰民初生四曰品物亨五曰御六龍六
曰泰階平七曰君德成八曰聖道成九曰樂清
寧先是
太祖皇帝厭前代樂章率用諛詞以爲容悅甚者
鄙陋不稱乃命凱等更製其詞至是上之命協
音律者歌之謂侍臣曰禮以道敬樂以宣和不

敬不和何以爲治元時古樂俱廢惟淫詞豔曲更唱迭和又使胡虜之聲與正音相雜甚者以古先帝王祀典神祇飾爲舞隊諧戲殿廷殊非所以道中和崇治體也今所製樂章頗協音律有和平廣大之意自今一切流俗諠譊淫褻之樂悉屏去之

臣若水通曰九奏樂章大要又本於君德成之一章也使君德旣成則制作有地而大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風移俗易挽衰世而之古特易易也此我

聖祖之謂也不爲萬世之永鑒歟

○洪武五年三月辛亥
上命禮部重定官民相見禮先是元俗官僚相見
輒跪一足以為禮拜則以叩頭為致敬既拜復
跪一足屬官下人見上司官長與為禮即引手
於後進若却避之然
上甚厭之自即位之初即加禁止然舊習不能盡
革至是復定為儀節令頒布之
上謂禮部臣曰禮者所以美教化而定民志成周
設大司徒以五禮坊萬民之偽而教之中夫制
中莫如禮脩政莫如禮故有禮則治無禮則亂
居家有禮則長幼叙而宗族和朝廷有禮則尊

卑定而等級辨元以夷變夏民染其俗先王之禮幾乎熄矣而人情狃於淺近未能猝變今命爾稽考典禮合於古而宜於今者以頒布天下俾習以成化庶乎復古之治也

臣若水通曰宋儒司馬光云禮之用大矣用之於身則動靜有法而百行備用之於家則尊卑有别而九族睦用之於鄉則長幼有倫而風化美用之於國則君臣有叙而政治成用之於天下則諸侯賓服而紀綱正 臣謂禮也者理也人君必先體天理於心以爲之本而後由中應外篤近舉遠莫非禮之用矣至

於拜揖跪興之儀先王之典禮具在胡元壊
亂是以臣民習染之久交接之間靡然夷狄
之俗
皇祖撥亂反治變之以夏既禁止之而又命禮臣
定爲儀節俾學校習之天下守之致治成化
而聖王之禮法教化復見於今日者皆
皇祖天理之一念佑啓之洪休也伏望
聖明取法以擴充之焉
○洪武六年三月禮官上考定禮儀
太祖皇帝謂尚書牛諒曰禮者國之防範人道之
紀綱朝廷所當先務不可一日無也自元氏廢

棄禮教因循百年而中國之禮變易幾盡朕即
位以來夙夜不忘思有以振舉之以洗汚染之
習故嘗命爾禮部定著禮儀今雖成宜更與諸
儒參詳考議斟酌先王之典以復中國之舊務
合人心永爲定式庶幾愜朕心也

臣若水通曰禮者體也與道爲體者也禮存
則道存道存則國存禮亡則道亡道亡則國
亡是故先王之教務焉

聖祖以禮爲人道之紀綱又曰國之防範蓋深有
見於是而鑒元氏之失矣今重熙累洽之世
議禮而奉行之者可不謹哉可不謹哉

子孫視其父祖爵秩補充學生及韓愈時公卿子弟恥遊太學工商凡冗或處上庠是蓋不得不爲革正者矣故愈請於國子館則依六典之制於太學館量許常參官八品已上子弟充之於四門館量許有才業者充之夫國公以下八品以上子孫皆得入學則凡在官者世無不教矣夫資廕不補學生者禮部不試冐廕者法司科罪則凡資廕者罔不遊學矣夫工商凡冗屏放不齒人有才業始得侍教則凡在學者罔非賢才矣是何也太學者所以明聖道振儒風而歸之正焉者也苟

不沙汰其非人振舉其善類爲用是學爲哉

　後之立學設教者尚考於玆乎

○韓愈曰周人置虞庠于四郊以養國老教冑子祭統曰天子設四學盖其制也易傳太初篇曰天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夕入西學暮入北學蔡邕引之以定明堂之位焉大戴禮保傅篇曰帝入東學以貴仁入南學以貴德入西學以貴義入北學以尊爵賈生述之以明天子之教焉故曰爲大教之宮而四學具焉參明堂之政原大教之極其建置之道弘也後魏大和中立學于四門置助教二十人隋氏始隷于國子而降

心而已矣然則
聖祖以是教人豈非黙契乎帝王心學之傳乎養
士如此則體立用行致君澤民之事業皆自
其性情中流出矣噫
皇祖以是立教後世猶有逐末而忘本重言而輕
實是藝而非德者亦獨何哉
○洪武十四年三月頒五經四書于北方學校
上謂廷臣曰道之不明由教之不行也夫五經載
聖人之道者也辟之菽粟布帛家不可無人非
菽粟布帛則無以為衣食非五經四書則無由
知道理北方自喪亂以來經籍殘闕學者雖有

美質而無講明何由知道令以五經四書頒賜之使其講習夫君子而知學則道與小人而知學則俗美他日收效亦必本於此也

臣若水通曰道本於心所謂良知也養其知者在於書蓋書註吾心者爾故能養也人本於生理所謂元氣也養其元氣者在菽粟布帛蓋菽粟布帛同得此生理者爾故能養也非書能益良知之所無也非菽粟布帛能益元氣之所無也東方西方南方北方之人同此心同此良知也堯舜三代之人與胡元之人同此心同此良知也此

聖祖所以頒五經四書于北方之學校以覺其心
之良知一哉
聖心乎其教育之仁如天地之覆載而無間矣
○洪武十五年四月遷工部侍郎劉敏爲刑部侍
郎誥曰於戲昔聖人以德化天下故民樂於從
善而天下治然聖人之心必欲天下之人皆善
無惡有不率者然後刑以齊之故賞當其功罰
當其罪而民之不從善者無有也故上曰君聖
中曰臣賢下曰民良而天地致和品物咸亨矣
後之君臣于誠意正心之學蔑成己及物之善
是以刑罰不當仁義倒施法愈煩而犯愈衆此

爲世之大病也

臣若水通曰賞罰者人主所以教天下之術也賞當功則民知勸罰當罪則民知懲欲賞罰之當者惟在於君臣務誠意正心之學有成己及物之誠則仁以育之義以正之有交濟而無倒施君聖臣賢民良致中和而天地萬物位育矣

皇祖之誥及此其任官化民之道豈有加於此哉

○

太祖諭中書省臣曰昔成周之世家有塾黨有庠故民無不知學是以教化行而風俗美今京師

夫天下之民之仁即皋陶伊尹之仁也皋陶伊尹之仁即大舜成湯之仁也舜湯能舉皋陶伊尹能化天下之民者以其同此心同此仁也然則後之人君欲舉賢以化理者可不先以知明諸心而仁以體之以爲本哉故曰爲政在人取人以身

○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臣若水通曰仲弓名雍孔子弟子爲季氏宰問政孔子旣告之以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然欲專任人而畧其過必得賢才而後可若

不得賢才而先濫及惡德則又將何以畧其
過而專任之乎仲弓又慮無以盡知一時之
賢才孔子又告之言知賢才者豈能以一人
之聰明盡天下之幽遠哉各以其類爾茍自
爾一身之聰明所及者知孰爲賢而有德孰
爲才而有能也而舉用之賢者在位能者在
職則斯賢也必能舉其所知之賢而我所未
知之賢皆以類進矣斯才也必能舉其所知
之才而我所未知之才皆以類進矣况由是
而推之彼所舉之賢才亦必各舉其賢才近
而四境遠而四海其賢者能者皆無遺矣故

臣若水通曰此

聖祖建國學之制也可謂盡美盡善矣自下而上以漸而進教不躐等也是故其始也正其義崇其志廣其業其中也脩其道誠其心其終也則能率其性矣學至於率性焉盡矣學至率性則德也業也混合而無間矣又試之以經義論策自本根而枝葉矣由是而擢之立朝長民由體而達之用矣

太祖之立教其盡美盡善矣在教者脩而復之爾

○洪武十七年六月

太祖皇帝諭禮部臣曰近命製大成樂器將以頒

天下學校俾諸生習之以祀孔子朕思古人之樂所以防民欲後世之樂所以縱民欲其故何也古樂之詩章和而正後世之歌詞淫以奢古之律呂協天地自然之氣後世律呂出人爲智巧之私天時與地氣不審人聲與樂聲不比故雖以古之詩章用古之器數亦乖戾而不合陵犯而不倫矣手擊之而不得於心口歌之而非出於志人與樂判然爲二而欲以動天地感鬼神豈不難哉然其流已久救之甚難卿等宜究心於此庶幾可以復古人之意

臣若水通曰致樂以治心者也古以平心今

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平心宣化者天
理之公也公則和和則與天地之氣一矣氣
之一則樂之詩章器數皆吾和順之所寓矣
助欲長怨者人欲之私也私則乖乖則與天
地之氣戾矣氣之相戾宜其詩章樂器不合
不倫判而爲二矣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
致治者豈不難乎我
皇祖體天地之和識大樂之本於大成樂器之制
乃諭臣下以古今公私之不同人樂心聲之
合一可謂得作樂之要矣
○洪武十八年八月癸丑

太祖皇帝命大都督府官選武臣子弟入國子監

讀書

太祖諭之曰武臣從朕定天下以功世祿其子弟長於富貴又以父兄早歿鮮知學問宜令讀書知古今識道理俟有成立然後命官庶幾得其實用也昔霍光功非不高身死未久而子孫橫肆卒致夷滅者不學故也郭子儀中興唐室功蓋天下位極人臣而心常謙退保全令名而福及後嗣者識道理也今武臣子弟但知習武事特患在不學爾

臣若水通曰唐旗門羽林俱授以孝經則匪

特勳舊子孫也而治止於唐何哉教之學之
無其則徒爲文具烏能毛毫益於國家哉
聖祖命選武臣子弟入國學則必先之以學問本
之以道理戒之以橫肆皆切問近思之學其
過於唐遠矣至於所引霍光子儀之事則勳
舊子孫又當謹誦以爲戒勉者也
○洪武二十年七月丁酉禮部奏請如前代故事
立武學用武舉仍祀太公建昭烈武成王廟
上曰太公周之臣封諸侯若以王祀之則與周天
子並矣加之非號必不享也至於立武學用武
舉是析文武爲二途天下無全才矣三代之上

士之學者文武兼備故措之於用無所不宜豈謂文武異科各求專習者乎即以太公之鷹揚而授丹書仲山甫之賦政而式古訓召虎之經營而陳文德豈比於後世武學專誦韜畧不事經訓專習干戈不聞俎豆拘於一藝一偏之陋哉今又欲循舊用武舉立廟學甚無謂也太公之祀正宜從祀帝王廟遂命去王號罷其舊廟

臣若水通曰古之學者出于一後之學者出于二二則支離之患興而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故夫才與德二非全人矣文與武二無全材矣伏觀

皇祖諭禮部武學武舉之論灼見支離之患而欲
天下之學出于一也乎夫才本於德德發而
爲才則人道全矣由是以附衆飾治則文以
戡亂威敵則武觀於太公山甫召虎之賢聖
之文武具備則文之與武可二乎哉
皇祖謂析文武爲二途天下無全材雖先王復起
不易斯言矣
○洪武二十八年十月禮制集要成先是
上謂翰林學士劉三吾等曰朕自即位以來屢命
儒臣歷考舊章上自朝廷下至臣庶冠婚喪祭
之儀服舍器用之制各有等差著爲條格俾知

上下之分而奸臣胡惟庸等擅作威福謀爲不
軌僭用黄羅帳幔飾以金龍鳳文邇者逆賊藍
玉越禮犯分床帳護膝皆飾金龍文又鑄金爵
以爲飲器家奴至於數百馬坊廊房悉用九五
間數而蘇州府民顧常亦用金造酒器飾以珠
玉寶石僭亂如此殺身亡家爾等宜加考定以
官民服舍器用等編類成書申明禁制使各遵
守敢有仍前僭用者必置之法成器之人如之
至是書成其目十有三曰冠服房屋器皿傘蓋
床帳弓矢鞍轡儀從奴婢俸禄奏啓本式署押
體式服制頒布中外

臣若水通曰禮之爲物也聖人之所以飾人之情而閑其邪僻之具也其文物制度皆因民以爲節而爲大防而已是禮者理也必聖人在上心純乎天理故制爲禮法而致臣民於治化之中也元以夷狄入主中國先王之禮法敎化蕩然矣是以官民輕玩以至僭亂踰越貴賤等混上下分乖莫有甚於此時也

天生

皇祖爲中國禮樂綱常之主遂以華易夷復乎古而變乎今乃命儒臣歷考舊章上自朝廷下至臣庶冠婚喪祭之儀服舍器用之制各有

等差著爲成書使頒行遵守貴賤之等於是
而嚴也上下之分於是而正也先王之禮教
於是而復明也是固
皇祖斟酌損益以扶植萬世常行之道但承平日
久民心漸玩而僭踰之風或起如顧常之所
爲者尚不能無也伏覩
聖明體
皇祖之心申明舊制防其漸而遏其流則治平之
休垂於無疆矣
○洪武二十八年戊午詔國子生曰孔子作春秋
明三綱叙九法爲百王軌範脩身立政備在其

中未有舍是而能處大事決大疑者近諸生專
治他經者衆至於春秋鮮有明之維今宜習讀
以求聖人大經大法他日爲政臨民庶乎有本

臣若水通曰孟子云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
亡然後春秋作春秋天子之事也故正人心
扶世道莫大乎春秋孔子之時三綱日隳九
法盡斁春秋不得已而作也春秋作則褒貶
定而勸懲彰三綱由是而明九法由是而叙
苟能於此而明諸心焉則天理日著人欲日
消僭亂日遠家以之而齊國以之而治天下
以之而平實天下萬世之大經大法也誠如

聖祖之所諭者伏覩

聖明體

皇祖之心以明之於上使學校皆明之於下則上下協一而久安長治之休端有在矣

○大明令國學生員一品至九品文武官子孫弟姪年一十二歲以上者充補以一百名爲額民間俊秀年一十五歲以上能通四書大義願入

國學者中書省

聞奏入學以五十名爲額

臣若水通曰此見我

聖祖法成周公卿大夫士之子與民間俊秀入太

學之遺意也教人無間用人無方不以世族
求不以寒門遺矣傳世既遠法久易玩他門
一啓賢關混淆良法美意獨不可念哉故曰
制而用之謂之法舉而行之存乎人此在
聖明今日秉公正以立教化之本焉
○教民榜各處鄉村設立社學教訓子弟使爲良
善其有司里甲倚此作弊革去今後許令有德
之人不拘多少每年十月初開學臘月終罷如
丁多有暇常讀常教者聽其有司里老敢有干
預攪擾者重法懲治
臣若水通曰古者之教家有塾民之子弟八

歲而入後世無聞焉我
朝社學之設其亦先王之意乎蓋得蒙以養正之義矣語曰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其於化民成俗之助豈淺淺也哉有司乃復遣令而廢焉甚者因而作弊誠民賊也治之以法豈不宜哉伏惟
聖明申明
祖宗之制必講求古者小學之教灑掃應對進退之節事親敬長隆師親友之道禮樂射御書數之文而令小子服習之涵養其根本開發其聰明則作聖之功在是矣

○永樂四年三月

太宗皇帝視學先是勑禮部臣曰朕惟孔子帝王之師帝王爲生民之主孔子立生民之道三綱五常之理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皆孔子明之以教萬世朕

皇考太祖高皇帝膺君師億兆之任正中夏文明之統復衣冠禮樂之舊渡江之初首建學校親祀孔子御筵講書守帝王之心法繼聖賢之道學集其大成臻至治朕承鴻業惟成憲是遵今當躬詣太學釋奠先師以稱崇儒重道之意其合行禮儀禮部詳議以聞

臣若水通曰此我

太宗文皇帝崇儒重道之盛心溢於言表矣其間曰守帝王之心法繼聖賢之道學此二言者實開一代心學之原也至哉此所以人材輩出輔成丕丕之基垂無疆之休也

聖子神孫不可不以

祖宗爲法以求所謂道學心法之妙焉

○憲綱凡國家律令幷續降條例事理有司官吏須要熟讀詳玩明曉其義監察御史按察司官所至之處令其講讀或有不能通曉者依律究治

吕若水通曰刑法與禮相出入者也故律例與書相表裏者也蓋律令之頒即古者布法象魏之遺意乃治之具也有治民之責而不能舉其辭況能明允以適厥中哉然任刑莫如任德孔子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斯百王之律令也歟而所以道之齊之者必自

聖明一心始焉爾

聖學格物通卷之六十二 終

聖學格物通卷之六十三

舉措一

○易泰彖曰内陽而外陰内健而外順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臣若水通曰陽爲健爲君子陰爲順爲小人泰卦乾陽來居内是健在内也坤陰往居外是順在外也君子小人之進退國家之治亂所係也何謂内君子内者主之也自朝廷以至百執事皆君子也何謂外小人外者黜之也小人無得以干政也内君子則君子之道長矣外小人則小人之道消矣陽剛之道大

爲世用陰邪不得而間之人君擧措之公則天下開泰矣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若使君子小人雜出乎其間則君子以直道而退小人以邪佞而進甚至小人衆而君子獨雖欲不亡不可得已有國者其可以不慎乎

○頤彖曰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臣若水通曰此彖辭賛頤道之大也夫天地人物一氣者也故天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萬民因其氣之同而以彼所固有者養之使日益盛爾非謂民物所本無而强附益之也

萬物有生意不能以自養養之者天地也雨露霜雪皆天地之致養乎物者也一氣之通也萬民有生理不能以自養養之者聖人也教養刑政皆聖人之致養乎民者也一理之運也然自養賢始必尊其位重其祿以達其用也以賢者而養天下者使承君教養刑政之道以致之民也故天下皆得其所矣萬物與萬民遂其養聖人與天地極其功順之時大矣哉雖然天地之於物無弗養者至於天下之民之失其養者多矣蓋所養未必賢賢者未必養梏尅在位而民失所生矣故人君

養得其賢則萬民遂其養養不得其賢則萬民失其生可不謹哉

（解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臣若水通曰六五以陰居君位爲解之主然與三陰同類顧其能去之否爾孚者驗而可信也陰者小人也能解與不能解皆未可决惟驗信於小人之黨能去與否也小人亂天下者也不解則惡黨親而善類遠矣君子小人不相爲謀矣解則小人去而君子進天下之慶也然難退易進者小人也必其放流之屛逐之小人退而後驗其能解不然則未見

其能解也彼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

夫豈知解之道哉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臣若水通曰此夬之彖辭孚者信之在中也號者命於衆也厲危也邑者私邑告自邑自治其私也即戎尚武也蓋夬者以五陽決去一陰是君子決小人也不明其罪無以屈其心揚于王庭者聲其罪於公朝使皆顯然明善惡之歸也其揚而號之必誠信由中出以呼號衆類相與合力而後爲公然小人在上

故尚有危道不敢忘戒懼也必先自治然後可以治人故告自邑先治其己正己以正人也以力角力君子未有能勝於小人不利即戎言不可過用威武也如是而往以决之彼有可伐之罪我無可乘之隙陰類盡而陽道大行矣寧不利於攸往邪夫攻之者君子也主之者君也君不惑于小人而君子得盡其謀矣不然小人之依憑城社又豈得以易决邪

○井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臣若水通曰渫清潔也汲注也三九以陽剛而得正在井下之上君子之德之純有濟世之才如井之潔清者也困於下而澤不及於人猶井之清潔不食也秉彛好德人皆有之有君子而不用其爲人心之惻者亦情也何也其才德之可用猶井之可汲也明王汲之以居於位而其致君澤民之福上下並受之矣故君子之不用豈獨君子之窮哉亦天下之不利也有天下者能使朝野無遺賢之嗟其慶寧有巳邪

○書虞書舜典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

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臣若水通曰此史臣記大舜錯枉之政共工驩兜鯀三臣名三苗國名言舜知共工之象恭滔天故流之於幽州北裔之地使之遠去知驩兜之同惡相濟故放置之於崇山南裔之地使不得他適又知三苗之恃險爲亂故竄之於三危西裔之地驅逐而禁錮之又因鯀之悻愎自用湮汨洪水故殛之於羽山東裔之地拘囚困苦之此四人者天下之四凶也各因其罪而罪之舜以至明之心而行至公之法故宋儒程顥曰舜之誅四凶怒在四

堯舜何與焉蓋聖人之心如鑑之空物之來
也妍媸自形鑑何與焉故流放竄殛各適其
可而天下咸服其用刑之當罪蓋以得其心
之所同然者故也後世之君皆以一己之喜
怒而賞罰人故不合乎天下人心之同然何
服之有人君用刑可不以此爲法乎
○皐陶謨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
曰載采采禹曰何皐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
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
義彰厥有常吉哉
臣若水通曰此皐陶陳知人之謨都者嘆美

辭亦者總也總言德之見於行者其凡有九載行也采事也亂治也擾馴也而轉語辭彰著也吉善士也皐陶嘆而言觀人者總言其人之有九德必指言其所行之實某事合某德某事合某德爲可信驗而不徒託名溢美矣禹曰何者問其九德之目也皐陶遂言所謂九德者寬弘而莊栗也柔順而植立也謹愿而恭恪也有治才而敬畏也馴擾而果毅也徑直而溫和也簡易而廉隅也剛健而篤實也彊勇而好義也九者皆其成德之自然有中正和樂之懿無偏倚駁雜之私德著之

於身而始終有常其吉士矣哉臣謂德者吾
身心所得之天理也天理一而已矣而必爲
有九者何耶夫理一而分殊者也存於心者
一而見於行者九爾德蘊於中而難知行著
於外而可見故言人有德必證之於其事其
事則有核實之行矣夫德之未成者則不能
有其常今日行其事之善而他日或不能然
若夫盛德之至則九德雖不必一時並見而
其歲月之久則隨感而應因事而見於是乎
九德咸著夫然後知其有常不變而爲盛德
之至也古之聖賢觀人之詳用人之慎如此

後世以文字取士以身言書判選官不亦淺
乎伏惟
聖明欲復唐虞三代之治當法其觀人用人之道
然後可焉
○周書武成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
墓式商容閭
臣若水通曰此史臣記武王克商舉措之大
政也舊者先王之政也箕子諫紂被囚比干
諫紂爲紂所殺商容者商之賢人也閭者族
居里門也式者軾憑車前横木以起敬也言武
王克商之後乃反紂之虐政其政一由先王

之臣箕子箕子爲紂所囚則釋其囚而放之比干爲紂所殺則即其墓而封之過商容之閭乃式而起敬焉大人君之政在服人心而已天下之人心好善惡惡一而已好惡之公在得其本心而已故君人者得其本心則好惡公好惡公則能得天下之人之心而天下之政舉矣

康誥庸庸祗祗威威顯民

臣若水通曰此武王命康叔爲衛侯之言也庸用也祗敬也威刑也庸庸者用其所當用用當其賢祗祗者敬其所當敬敬得其人威

威者威其所當威刑當其罪言文王用能敬
賢討罪一聽於理而已無與焉廓然太公隨
感而應物各付物　人之理也德誠於已而著
於民誠之不可掩而能動物也其造區夏脩
友邦怙冒西土皆誠之所感也人君舉措可
不一本於誠乎
○詩小雅正月瞻彼阪田有菀其特天之扤我如
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
力
臣若水通曰此大夫所作以刺幽王用舍之
無常也阪田崎嶇墝埆之田菀者茂盛貌特

者特生之苗也扤動也力謂用力也言瞻視彼阪田猶有特生之苗而天之扤我而頓挫之而恐其不我勝焉蓋不敢歸咎於時故歸之於天也又言始焉以我爲賢而求之惟恐弗得終焉執之如仇讐又不能用舉措顛倒無常如此者何也蓋由此心之蔽惑而無所定主故或因一人譽而舉之或因一人毁而棄之舉措不由吾心之衡鑑一出於在人之毁譽故輕舉易棄始終無常固如此無足怪也故有國家者於舉措人才之際惟在自正此心之衡鑑衡鑑既定則心有所主心有所

主則明明則斷既明且斷不肖者必知之而不舉賢者必舉之而不棄安有始終無常如此者哉故人主不患舉措之不公惟患此心之不明且斷爾

○春秋桓公五年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臣若水通曰胡安國傳云仍叔之子云者譏世官非公選也帝王不以私愛害公選故仕者世祿而不世官任之不以其賢也使之不以其能也卿大夫子弟以父兄故而見任使則非公選而政由是敗矣上世有自耕野釣渭擢居輔相而人莫不以爲宜伊陟象賢復

相太戊丁公世美入掌兵權不以世故疑之
也崇伯殛死禹作司空蔡叔既囚仲爲卿士
亦不以其父故廢之也惟其公而已矣及周
之衰小人得政視朝廷官爵爲已私援引親
黨分據要途施及童穉賢者退處於蓽門老
身而不用公道不行然後夷狄侵陵國家傾
覆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春秋書武氏仍
叔之子云者戒後世人主徇大臣私意而用
其子弟之弱者居公選之地以敗亂其國家
欲其深省之也 臣謂安國之説可謂得春秋
之指矣夫舉措用舍者王者之大端治亂之

所由成者也不以其賢惟以其世文王之政至是泯滅無餘矣此王綱之所以不振禮樂征伐不自天子出也惜哉

○禮記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

臣若水通曰命鄉論者必鄉人乃知之真也

秀者穎出也俊士者才過千人者也不征於鄉免鄉之徭役也不征於司徒者免司徒之役也造士者成就其才德者也司馬者掌爵禄之官也定論者考詳其行藝之詳也官之謂初試仕也任官能勝任也爵之謂一命也位即爵也禄之養以禄也官而後爵爵而後禄察之詳矣故不及惡德也廢其事如敗國殄民荒淫亂俗也終身不仕懲之重所以勸後人也夫先王之養士用人命之鄉論之司徒造之樂正告之王辨之司馬論而官官而爵爵而禄焉則其所養所用無非才德之良

天下豈有不治哉

○緇衣子曰唯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故君子之朋友有鄉其惡有方

臣若水通曰鄉向也天下之治亂邪正而已矣正人進者治之表也君子以正感正與同類同道故好其正小人以邪召邪而異類異道故害其正君子之所以好其正者以其好同向惡同方也故其進者必援茅連茹焉故人君用一君子則百君子進而邪其息矣用一小人則百小人進而國事非矣是以人君必正其好惡以公其心故能鑒天下之善惡

而用舍之則正人出而天下治矣昔在東漢以黨人目君子逮於有宋以偽學斥真儒蓋即其彙征之迹而中傷之而不知爲好正之寔此亂亡所以不旋踵也吁

○周禮地官司救凡民之有衺惡者三讓而罰三罰而士加明刑恥諸嘉石役諸司空其有過失者三讓而罰三罰而歸于圜土

臣若水通曰衺不正也讓責也罰撻之也衺惡在心故爲不善者也過失在事誤陷于惡者也民有衺惡姑以責之責之至三而不改姑又撻之撻之至三而不改然後加之以明

刑去其冠飾而書其罪狀以示諸人又使之坐于嘉石以恥辱之役諸司空以困苦之過失輕于衺惡故三讓三罰以啓其遷善改過之心不加明刑不坐嘉石不役司空惟犯則收之圜土而已若然則措所當措而民焉有不直者乎

○地官鄉大夫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貳之

臣若水通曰三年大比者以其三年有成也

於是時攷其德行道藝而舉其賢能賢即上之所謂德行者能即上之所謂道藝者鄉大夫三歲考其賢能者以鄉飲酒之禮而禮接以賓與之明日獻賢能之書于王王於是拜受之拜受之者重得賢能也登于天府者盖崇重之與寶玉同也内史書其副以詔王爵祿之也夫先王之養士取士德行道藝本其心性之所固有者成之而已故用而見之政事成之功業皆其德行道藝之發也故養之以實學用之以實德而國家賴焉爲人君者可不務乎

○論語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臣若水通曰此孔子答哀公以舉措之道也哀公魯君名蔣錯者捨置也諸衆也哀公問於孔子以何所爲而民心服從孔子對之以爲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欲得民心之服者以舉措得宜合民心之同然故也否則不合民之同然而民心有不服者矣故有德有才得天理之公正直者也則舉而用之列於公卿大夫士之位其無才無德悖乎天理之公正者則捨而置之是一舉一措合乎民心天理

之公矣民何爲而不服乎若無才德而頗僻是謂枉者則舉而用之列於公卿士大夫之位而才德方正之士反棄之在野屈之下僚是一舉一措拂乎民性秉彛之公矣民何爲而服乎由是言之服民之心者以得民心是非之公也欲得民心是非之公者必得吾是非〻本心天理之本體也人君可不加之意乎

○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皐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臣若水通曰舜有虞之君皐陶其臣也湯有

商之君伊尹其臣也樊遲聞孔子舉直錯枉能使枉者直之言而未喻其指子夏旣嘆其言之富於此遂釋其兼仁知之意也言帝舜受堯之禪而有天下知臯陶之爲仁賢也舉而用之爲士師以明刑弼教是舜之知也卒之民協于中皆化而爲仁而不仁者遠去矣非帝舜之仁乎成湯放桀而有天下知伊尹之一德也舉而用之爲阿衡以堯舜君民是湯之知也卒之夏民革正皆化而爲仁而不仁者遠矣非成湯之仁乎然則用得其人而天下化成矣非具仁知之體用其孰能之哉

及郡縣皆有學而鄉社之民樂覩教化宜令有司更置社學延師儒以教民間子弟庶可導民善俗也

臣若水通曰此

聖祖諭中書省臣建社學之言也伏考我

聖祖未即大位之先即建國學洪武二年詔天下立府州縣學八年又詔立社學何汲汲於學校之建邪蓋天下之治係於賢才而賢才之出在於學校也今之社學其即古之家塾也今之府州縣學其即古之黨庠也今之國學其即古之國學也是故無處無學無人無學

所學皆所用所用皆所學然而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

○洪武十六年定生員三等高下凡通四書未通經者居正義崇志廣業堂一年半之上文理條暢者升脩道誠心堂二年半之上經史兼通文理俱優者升率性堂升率性堂者方許積分積分之法孟月試本經義仲月試論及內科詔誥章表一季月試史策及判語二每試文理俱優與一分理優文劣者與半分文理紕繆者無分歲內積至八分者爲及格與出身不及分者仍坐堂肄業一如科舉之制

曰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挍芳連女
以其彙此之謂也夫然後見聖人公天下之
心而普天下之智也惜乎時君不能用也噫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

臣若水通曰文子魯大夫公孫枝之謚也臣
者其家臣名僎也文子知其家臣僎之賢遂
舉之以同升于公朝而爲大夫非智之明心
之公者其孰能之夫大臣以人事君者賢才
進則已責盡矣尊孰甚焉後世之爲人臣見
天下之賢必娼嫉而惡之非上天不賦之以
辭讓是非之心也惟以己之短忌人之長恐

其逼已爾如臧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
立者是也不公不明孰大於是夫然後知文
子之賢出於尋常萬萬矣惜其不得遇孔子
之聖而薦用之則其賢又有大於此者矣臣
又以悲文子之不幸也

○孟子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
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
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
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

臣若水通曰好賢惡不肖人人是非之本心
也故國人之心即大夫之心大夫之心即左

右之心左右之心即人君之心惟衆則公獨則私故不察於一人之獨而必察於衆人之同者其公也然而必人君明其是非之心而后可以辨其毁譽而善惡賢否可得矣不然則左右遠近之交譽如阿大夫者何以能自定其是非邪正之歸耶

聖學格物通卷之六十三終